

随感

蒲公英

□曹吉芳(宁夏平罗)

开店20多年了,第一次觉得日子不好过。看着空荡荡的街道,冷清清的店,心中的焦虑像五月的绿一样,舒展蔓延着。

这还不算,不能看货架子。满架的存货,一看,就压在了心头。不能想,越想越有些焦虑。

门开了,母亲走进店里。她打开随手提的袋子,边往外抖东西边说:我挖了苦苦菜,给你泄泄火。知女莫过母,正需要去去火。我掀开袋口,一倒,夹杂着苦苦菜,露出了一朵明艳的小黄花。不过,有点蔫头蔫脑头焉脑。我一看,眼前一亮。这是一株开花的蒲公英。锯齿样的绿叶子,中间顶出一朵小黄花。这花是明黄色的,特别耀眼。宛如秋天的菊花,只是个头比菊花小多了。

我找来一个小瓷碗,加了一些水,把蒲公英放进去,它的叶子很快舒展湿润了。那朵小黄花也顿时精神十足,看着它,神采奕奕四个字蹦出来了。它

看着我,我看着它。恍惚间,我又回到了儿时的村庄。

在乡村,滩地沟渠都是蒲公英的家。在那里,一片片的蒲公英,举着一把把明艳的小伞,把春天装扮得特别惹眼。北方气候寒冷,早春少有花开。看着那些小花开得精神,人的心里也格外有劲。

年幼的我,总是捡几朵大的,摘下来插在小辫子上,想象着自己也是一朵花。春天气候干燥,母亲时常挖来蒲公英,择洗干净,滚水焯过后,再用凉水拔淡苦味,加入调料拌给我们吃。那时,只要有东西吃,就心满意足了,顾不得它的苦。其实,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
一天天过去了,蒲公英的花朵逐渐形成了果实,果实的顶端长出白色的绒毛,整体看起来像一个个圆滚滚毛茸茸的球。我们摘下一个,举在眼前,用嘴使劲吹。白色的绒毛便向前飞去,

像一个个乳白的降落伞,轻盈灵动。我们吹了一个又一个,儿时的我们,只知道玩,不知道已经帮蒲公英完成了飞翔的梦。

起风了,风一招呼,绒球们纷纷脱离植株。借着风势,千千万万个降落伞汇在一起,浩浩荡荡奔赴远方。那场景,蔚为壮观。纤细柔弱的蒲公英,为了把种子播向远方,在风尖起舞,在梦想的地方,安家落户。生命的壮丽,在此显现。

乡村的蒲公英,小小的身躯,生长在野地里,没人给它们施肥,更没人给它们浇水,但它们阳光明媚,生机勃勃。眼前的这株蒲公英,虽然脱离了泥土,还是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绚烂。

想到自己,我又何尝不是一株蒲公英呢。我们来自同一个村庄,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。一株植物,尚且如此。而我,需要的,不过是时间和耐心。

不经意间,一株小小的蒲公英治愈了我。



夏花。李振文摄

四季

初夏在布谷声中沸腾

□古月(宁夏银川)

初夏,布谷鸟的叫声响彻乡村。

“布谷、布谷……布谷、布谷”,这儿几声,那儿几声,我家村庄四面八方都鸣唱起来。叫声不疾不徐,不紧不慢,像这季节里乡亲们脚步,把塞上初夏的韵律踩得扎扎实实。田野、村庄、人群,在五月的热风里,开始躁动起来。

核桃大的毛桃、青杏,都藏在叶子的缝隙里,悄悄儿攒着劲长;槐花、梨花的白,沙枣树细细碎碎的小黄花,淡成了五月乡间的记忆,只剩层层叠叠的墨绿叶子,遮出了一大片浓荫。

乡间万物憋着劲儿,一股脑

儿疯长。田野里青嫩的野草,漫无边际地铺排;狗尾巴草几天就蹿得半人高,举着毛茸茸的穗子,在风里懒洋洋地招摇。蒲公英、马齿苋、苦苦菜、艾草爬满原野大地,肥厚的叶片,泛着青晕,掐一把,就渗出清亮或奶白的汁水,手指上会留下初夏的微苦。

草木初夏有草木的忙法,乡亲们也有忙不完的日子。自然和庄稼人都抢着过日子。

“布谷布谷,收麦种谷。”乡里乡亲们的日历,是跟着布谷鸟的叫声翻页的。五月初夏,庄稼成熟的气息,特别浓郁、厚实。午时热风滚过,还夹杂着太阳的味道。

村庄里没人,菠菜油菜刚收完,水田就灌满了插秧水,明镜似的,映着天光。男女老少排成一长排弓着腰,左手握把绿茵茵秧苗,右手分出几根,往泥里一插,直起腰时,眼前又多了一行行浅绿。隔小路不远,几个妇女在玉米田间苗,新长出的玉米秧子,三五片叶子,鲜嫩滴绿。

初夏布谷声中,乡亲们顺时应节,地不闲,人更不闲。每一寸土地,都被悉心打理,每一寸光阴,都被辛苦劳作填满。

草木、秧苗、豆蔓、瓜藤,都在布谷声中轻拂着,迸发着属于这个季节的生机。

微生活

茶烟起时春事了

□王苑茵(广东茂名)

新茶上市已有月余,春天也快过完了。天气不冷不热,最适合静下心来,泡一杯热茶。

在广东,喝茶并非讲究排场的雅事,而是过日子的习惯。老人坐下歇脚,大人收工归家,一落座便先烧水、洗杯、冲茶。一张旧木桌,一把普通茶壶,几只白瓷小杯,一家人围坐闲谈,话不用多说,一杯接一杯慢慢啜饮,时光也跟着慢下来。一句脱口而出的“得闲饮茶”,从不是客套,而是刻在岭南人骨子里的日常。别处喝茶重仪式、讲排场,我们只图一口热乎、一身松快,把一天的疲惫与烦忧,都在茶汤里慢慢散掉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,我自小跟着长辈们饮茶,这份习惯早已融进骨子里。父亲尤爱普洱,饭后必要烫壶、置茶、注水,动作沉稳舒缓,茶香一漫开来,家里便有了安稳气息。他总说,茶要慢泡,日子也要慢过。从小看他泡茶,耳濡目染之下,我也慢慢爱上了喝茶。从少时读书到如今执教讲台,只要闲时,我便守着书桌,看书、泡茶,一坐大半天就过去了。春光缓缓流转,平淡寻常的日子,也就在这一杯杯热茶里,安稳度过。

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,这些年,我喝得最多的,还是小青柑。它以新会七八月未熟柑果为料,挖去果肉,填入普洱熟茶,经生晒或慢烘制成,这门手艺已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小小一颗,果皮青绿油润,凑近轻轻一嗅,清冽的柑香很舒服。

泡小青柑,我早已得心应手。先烫热盖碗,趁着热气上腾,轻轻投入一颗柑普,沸水沿碗边缓缓冲入,稍候片刻即可出汤,清雅的柑香扑鼻而来。如果你偏爱浓醇的口感,亦可用滴漏慢泡,茶汤就会绵厚回甘。沸水一落,柑香与普洱陈香瞬间漫开,萦绕满屋。茶汤红亮,入口顺滑,不苦不涩,喝下去喉咙里还带着淡淡的甜。一口入喉,润燥松神,正应卢仝那句“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”,连日授课的疲惫、案头劳心的烦躁,都在这一盏温茶里慢慢化开。

到了周五傍晚或是周末,一家人凑在一起,我就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,烧水、烫杯、泡茶。茶香飘满屋子,大家唠唠家常、说说笑笑,不赶时间、不烦琐事,一杯茶,一家人,简简单单,最让人安心。

早些年,我曾跟着家人去粤北的茶山采茶。春天的山上满眼都是绿,晨雾还没散,茶芽挂着小露珠,嫩得很。茶农背着竹篓,指尖轻轻一掐,就摘下了最嫩的芽头,动作轻快又熟练。山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声、鸟叫,和摘茶时细碎的声音。那时才真切觉得,一杯茶来得真不容易,要经过风吹雨打、日晒露沐,才泡得出这一口甘醇。

从茶山回来后,我更懂得珍惜手里这杯茶的滋味。虽然这些年也尝过不少好茶,有的来历不凡,有的风头正盛,可问起最心仪的茶,我心里最先想到的,还是那颗小青柑。偶尔加几朵玫瑰,花瓣在茶汤里轻轻散开,花香混着柑香,更为柔和。茶喝得多了才明白,最入心的不是多么名贵的品种,而是一杯契合自身的茶带来的妥帖。

窗外的木棉花慢慢落尽,书桌上的茶还温着,一缕茶烟细细地飘,安安静静悬在屋里。汪曾祺说,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对我来说,人间烟火不在别处,就在这杯温热的茶里,在一家人饮茶闲谈的时光里,在平淡却踏实的日常里。